

無懼撫仙湖巨浪 堅守救援環保崗位

「上艇，出發！」雲南省玉溪市撫仙湖管理局執法隊員的潘忠元和同事們一早接到漁民求救的電話，頂着颶風「海鷗」掀起的大浪，迅速啓動執法艇向撫仙湖湖心疾馳，一趟又一趟，直到漁民全部脫險。救援、執法巡查、環保檢查……，這就是「湖管」日復一日的工作，危險、辛苦且長年在外。潘忠元的家在離撫仙湖不遠的江城鎮，從工作的第一天起，潘忠元就在跟湖打交道，至今已整整30年了。正因為有像潘忠元這樣的人堅守「湖管」崗位，撫仙湖才得以美麗長清。

■文/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孔蓮芝 雲南報道

滇湖管歷險護一泓清水



■遇到天氣突變，「湖管」出動救助被困在湖上的遊客。



■潘忠元幸福的一家人。圖為潘忠元(左1)、潘攀(右1)。



■閒暇時潘攀(左1)和同事們來到湖邊輕鬆一下。



■潘忠元夫婦補拍婚紗照。

「撫仙湖是我們的母親湖，如果我們自己都不珍愛她，那誰來保護她？」潘忠元不假思索地說。在他的耳濡目染下，兒子潘攀又加盟「湖管」，父子輪番守護撫仙湖。

無暇顧家人 終生最愧疚

在潘攀兒時的記憶裡，父親常年住在船上。潘忠元說，以前沒有現在的工作條件好，工作是在一條舊船上，遇到封湖期的4個月，都得住在船上。「30年裡，一

個月休息4天，只有兩天能呆在家裡。我和同事在一個鍋裡吃飯的時候，比家裡人多。」這成了「湖管」們的常態。「如果當初沒把潘攀寄養在親戚家上學，潘攀一定能考上自己心儀大學的體育專業。」對兒子疏於管理以至沒考上大學，是潘忠元這輩子最大的遺憾。

在撫仙湖管理局工作一線的「湖管」們，只能用休息時各盡其能來彌補對家人的虧欠。為了撫慰多年來支持自己的妻子，潘忠元在一雙兒女的攪擾下，和妻子到縣城的照相館補拍了一套婚紗照。

撫仙湖管理局的大部分工作是跟違法者

打交道，查處違法排污、拆除違法建築、漁政管理、勸阻不文明行為等，當地人都知道「湖管」的工作「逗悶」（方言得罪人之意）。「湖管」們勸阻不文明行為時，偶爾也會遭到謾罵，甚至被毆打。執法支隊長陸紹德說：「執法過程中受傷是常事，一名隊員上個月因為勸阻遊客在湖邊搭帳篷而被打傷，至今還住在醫院裡。不僅隊員家屬會被威脅，而且地痞流氓會糾結衝到我們辦公室裡打砸」。

工作不獲理解 內心最痛

潘忠元說，「湖管」是自己這輩子唯一的工

作，他熟識撫仙湖沿岸的每一位村民，老一輩村民也親熱地直呼他的小名潘二華。「工作再危險，幹活再累我都不覺得苦，但工作不被理解，卻是『湖管』最大的痛苦，如被處罰過的村民追着我謾罵時，我最感到心酸。」

有朋友曾勸潘忠元到他企業搞管理，放棄這份既低薪又辛苦的工作，可是潘忠元說，自己離不開這湖水。「人間仙境！撫仙湖太美了！」每每聽到這樣的讚譽，每一個「湖管人」都會心生自豪。潘忠元說，這是對我們工作最大的褒獎。只要這湖清水依舊，我們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滇中明珠玉溪撫仙湖。



滇中明珠——撫仙湖

撫仙湖位於雲南省中部玉溪市境內，跨澄江、江川、華寧3縣，距昆明60餘公里，是中國內陸淡水湖中水質最好、蓄水量最大的深水型營養淡水湖泊之一，總體水質保持Ⅰ類，流域面積674.69平方公里，涉及8鎮，238個自然村，流域內總人口17.8萬人。蓄水量達206.2億立方米，佔雲南省九大高原湖泊總蓄水量的68.2%，佔內地淡水湖泊蓄水總量的9.16%。

夜搜違法漁具

晚上11點了，記者跟隨撫仙湖管理局執法支隊的湖管隊員們登上執法艇，開始了一次日常的巡湖。

潘攀說：「今天檢查的重點是違法漁具，因為9月是開湖期，有的村民為了能擴大捕撈戰果，會偷偷使用禁止入湖的電瓶和船隻推進器（撫仙湖禁止使用機動船），一支5號電池掉在水裡，就會污染夠一個人一輩子飲用的10萬方水。」

深秋的月光下撫仙湖波光粼粼，村民們放置在湖水裡誘捕銀魚的燈光和月光相互輝映，撫仙湖有着和白天不一樣的美麗。「看那個燈光不對，把艇靠過去」。潘攀和同事檢查了這艘漁船的捕撈證件後，發現船主使用了違規的推進器，電瓶也不是放在船上而是放到漁網中。湖管隊員給船主講解了其違規的事項，並沒收了他們的漁具。

現場直擊

閩攝影師攀山涉水 65載留影破紀錄

■李天炳與老相機、老照片。特約通訊員李金城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林舒媛、特約通訊員 張曉燕 福建漳州報導）測光、定影、沖洗、晾乾……在數碼攝影當道的年代，福建華安80歲的山村攝影師李天炳依舊採用老式相機，65年來為當地300多個村莊的30萬人次留影，成為健力士「世界上使用自然光攝影時間最長的人」紀錄保持者。

背着相機過澗涉河，李天炳來到華安的一個村莊，就找個「東家」住下，把自己的樣品照掛在門口，開始營業。六十多年來，他一直以這樣的方式經營着「流動相館」，磨破的草鞋、拖鞋、解放鞋已有百餘雙。一個山村短則呆十天八天，長的住上一兩個月。由於使用的是自然光攝影，拍攝、沖洗、印相、放大，全套的流程在室外和民房就可完成，在電力供應不足的山村，鄉親們也能很快拿到照片。每次李天炳一來，村裡都會像過節一樣，老人爭着來拍半身照，大家庭要拍「閩家歡」，姑娘青年的結婚照、證件照也少不了他幫忙。

拜洋攝影師學藝

李天炳和攝影的緣分始於12歲那年。他居住的閩南深山中，來了位英國華裔攝影師。李天炳第一次見到照相機和自然光洗相術，便對攝影無限嚮往。他主動幫攝影師挑擔、做事，終能如願拜其為師，學會整套利用自然光拍照、曝光及放大相片的技巧。在那個倚賴耕牛的年代，李天炳偷偷將家裡唯一的耕牛以70塊大洋賣出，然後將他師父那台英國產的老式相機買下。

解放前，山區交通閉塞，李天炳為採購照相用品，往返市區

需步行4天4夜，翻過三座大山，渡過一條大河，還要穿過野獸出沒的深山老林。但李天炳一直以攝影為業，扛着那台老相機走村串戶，為當地百姓拍照，亦免費為五保戶、殘疾人拍照。

「耕牛換相機」成為改變李天炳一生的決定。不僅很快用攝影掙來的錢為家裡買回了一頭牛，隨後的日子也慢慢變好。但為了這台相機，李天炳也受了很多苦。

土匪搶相機燒村莊

「當時一台相機在我們這個窮鄉僻壤之地，可是值錢的稀罕物。」李天炳說，自己因此被土匪盯上。土匪們為了搶奪相機，放火燒了整個村莊，李天炳抱着他那台照相機跳窗僥倖脫險，而那也是他當時唯一的財產。文革時，李天炳也因為攝影而被批為「走資派」。

李天炳用了這套「曝光不用燈、測光不用表、沖放不用電」的自然光攝影技藝逾六十載。2003年國慶節前夕，李天炳在北京舉辦了一場個人攝影作品展，成為新中國成立以來，第一個在首都舉辦個人攝影展的山村農民攝影師。曾有人勸他，憑他的名氣，可以到城裡辦個照相館掙大錢。可李天炳卻搖頭說「我是山裡人出身，山裡人需要我，我也離不開大山。」

李天炳畢生都在攝影之路上奔波，對於攝影的喜愛，也熏陶了兒孫。如今，長子李金城已是中國攝影家協會會員，孫子李豪也熱愛攝影，攝影作品在全國比賽中多次獲獎。認識李天炳的鄉民們都說「天炳師」有接班人了。



■李天炳用自然光曝光印相這絕招，可以精確到0.5秒。特約通訊員李金城 攝



■李天炳一家三代攝影人。本報福建傳員

